



石板小径
（增补版）
开满夹竹桃花的

[中国湖州] 俞玉梁著

写给春姑娘

匆匆的，又要走一遭
（太兴奋，差点儿在新年的门槛上
绊了一跤）
风飘裙裾
发式更时新了
随手把那篮花儿撒啊撒
愿这人间更多一点幸福和欢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

(增补版)

[中国湖州] 俞玉梁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光文丛 / 卜一 主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ISBN7—5059—3020——6

I · ... II · ... III · 文学—中国—当代 IV ·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65 号

书 名	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增补版)
作 者	俞玉梁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刷	卜 一
印 刷	《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90 × 1190 1 / 16
印 张	22.5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020—6 / I · 1546
定 价	22.00 元

让童真与热爱永久留存

——序《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

沈泽宜

看多了乔装打扮的炫技型写作之后，最近拿起诗集《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扩充版）时，竟然如对故人、如闻乡音，由衷地感到亲切和温暖。我一再问自己，是否因为俞玉梁是我的学生因而心存偏袒，夸张了这种感觉？不，我还不至于自私到那种程度。

不错，玉梁是我二十八年前的学生，我也曾评过他的一部半诗集；但当时对他作品的特点虽已有所感知，却未曾格外地留意，就那样轻轻放过了。现在七年时间过去了，当我再次拿起他的诗尤其是近年的新作时，才发觉玉梁其实无意做诗，他只是把童真和关爱斟满一只只叫做诗的容器和大家共饮罢了，诗才会如此清新和纯粹。在他的诗里我看不出有做作的痕迹，但愿今后也能如此。

玉梁早年是当过教师的。他说：

看着我的一班学生

听着这些天使般的声音

我觉得，我似乎养着一窝蜜蜂

我就像站在金色的油菜花丛中

四周，响着那醉心的嗡嗡

呵，渐渐地，渐渐地，我的心

轻柔得像一片柳絮，被托举起来

慢慢地降落在那一片芬芳深处……

（《美丽的天使》）

只有一个真诚地热爱学生、虔诚对待教职的人才会有那样的内心感受。也才会有那样的由衷欣喜：“从伏案中抬起头来/静静打量埋头练习的学生/一如老农撑锄小憩/阳光下得意地眯缝着眼睛/顾看他那舒根拔节的菜畦……”（《自修课即景》），比喻也自然、贴切。

跟这些抒情之作不同，《石匠》已经有了哲理深度，但同样出诸自然。这首诗借助叙事写一位懂得石性的石匠，无需特别地使劲就能敲开一块顽石，因为他知道按照石头的纹理下锤，因而事半功倍，用以喻指一位教师也应当熟知学生的脾气、个性，因材施教，叩开学生的心扉。

从俞玉梁的这些早期诗歌中，稍加留意就能看出一个诗人正在成长。

然后是多年以后，玉梁拿了一叠诗稿怯怯地请我“指点”。一看之后我深感惊讶：玉梁懂诗了，实实在在地有了长足的进展。《椅子·凳子》那首诗强烈地吸引了我：

父母在

就像坐在椅子上

疲惫了，不妨向后靠去

松一口气 舒心踏实

“噢”地一声 放松下筋骨

哪怕像个孩子

父母走了

就像坐在骨牌凳上

端端正正 挺直腰板

即使累了 双手撑膝
也不敢往后靠啊
心里明白
如今又到哪里去找我的椅背呢？

父母的脸挂在墙上。
挺直了，孩子们在后面看着呢！

从椅子、凳子这些最平常的事物寄托了对父母亲的怀念，天真、简约、纯系白描，却自有对父母们清白人品、正直人格的赞美、敦请与吁告。从最简单、习见的事物中开发出诗来，这是很大的进展。

难得的是俞玉梁人到中年依然保留着那份童真。《茶叶赋》（或茶道十二章）第五首写的是已冲泡在杯中的茶叶，如下：

两瓣天真的心
那么单纯 小嘴句句真

吐露最纯洁深邃的芬芳
沁人心脾
真诚最动人

小，小也不怕，
那么多姐妹兄弟聚集紧

“中心有之，所以似之”，这是《诗经》中的两句。俞玉梁要是心中没有那一份童真，是断乎写不出那样的诗来的。而且就在那份童真中，渗透着玉梁对万物的爱。同样的例子还有《樱花》：

“樱花啊，你们不结果
为什么也开那么多的花？

还没有什么香
开得又那么短暂，虽然灿烂怒放？”

“愉悦自己
明媚世界，可以吗？”
樱花轻轻地说，“欢迎吗？喜欢吗？”

这里的樱花既是自然界的樱花，显然又是一个有价值自信的、爱娇女子的形象，整首诗如同最寻常的对话，声口宛然，无任何修饰可言，却让人对樱花和樱花般的女孩有了新的感觉。玉梁入世渐深，经见的也多了，却还保留着那份真、那份爱，实属不易。

玉梁的诗短，却短得有味，这是我乐意看到的。十五行写了《小五步蛇》惊心动魄的“恨”，题材的特殊性让我惊叹。另一种情调的两首小诗尤为我所激赏。《五月》一共四句，如下：

在平原，五月
是绿的涨潮期

那远远近近的村庄
是隐约浮沉的岛屿

就这四句已足以写出杭嘉湖平原的形貌与气韵，一个浅显的比喻恰到好处。更有味的是《夕阳》，更短了，才只三句：

西天火苗正旺

快收拾犁耙
引一蓬火到灶下

这是一首虚实相交、快速过渡的诗。西天晚霞似火，但那火是虚的，存在于人的想象；引到灶下的火是实的，一虚一实交相辉映，本来毫不相干，却被诗人奇妙的想象关联到一起了。日落时分灶火升起也完全符合农家的日常习惯，由天上到地上竟被诗人连成一体了！

“在记忆的拐弯处”玉梁有时会“蓦然撞到往事”但他也同样以真诚的心来回顾，没有夸张，没有矫饰。《无题——给远方》就是那样的作品。而他所写的在情人节那天给多年共度时艰的发表买了一束玫瑰那首诗真挚感人，共写了夫妻间久而弥新的爱的佳话。

在多年为生计奔波之后，俞玉梁重又以写诗为诉求，阅读视野也较前宽广得多。望能再接再厉，持之以恒，在保留自己那份难得的纯粹与清新的同时，继续在写中学、学中写，扩大交流面，更好地向时贤讨教，

以趋完善。玉梁今年四十五岁，离开我这样的年纪还有近三十年，真所谓来日方长，大可把这册诗集看作是一个起点，日进不已。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沈泽宜：中国当代诗人、诗学家，湖州人，五十年代北大著名校园诗人，现为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文学院二十多年全省年度诗歌特约评论员。专著有《诗的真实世界》、《梦洲诗论》、《诗经新解》，有诗千首，出版有《西塞娜十四行一百首》等，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新中国五十年诗选》等多种重要诗歌选本）。

感悟生活与记录生活

柯 平

许多年前我在某地方刊物做诗歌编辑，每天于众多来稿中挑挑拣拣，谈不上慧眼识金，但说要让好稿子从眼皮底下溜走，怕也不是易事。沈方、力佳、潘维、周江林等一批年轻诗人，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为文坛所熟悉的，包括这本诗集的作者、诗人俞玉梁，记得那时他还在市郊埭溪镇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语文老师，收到稿件后没多久，由于有些修改意见需要交流，加上自己也写诗，还专程去那里拜访过他，在古老苕溪边一座小酒楼破破烂烂的楼上见了面，原来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因了诗歌的缘份，谈诗论文，杯酒相欢，亦人世一快。此后他调去练市工作，几年后又进市级部门单位，而我离开编辑部后蜗居家中多年，不大出门，联系就渐渐少了。本来以为他勤职多年，不染文翰久矣，因为世俗生活坚硬的触角，已不知让多少人的文学梦想惨遭破灭，没想到这些年来暗地里还一直在写，一直在用笔纪录着个人的生活感悟。看来诗歌对于他，已不仅仅是青春的桂冠，而是一生甘愿带上的精神枷锁了。如此地执迷不悟，让人除了感慨，真不知说什么好。

当然，一个人对艺术的执著和爱，与他所取得的成就之间，有时并不一定形成某种正比关系，文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应该很多。因为诗歌这玩意，是有名的难伺候的活，有些人可能写几个月就悟了道，有些人也许终其一生尚处于半明半昧之中。俞玉梁的情况，或许该另作别论，他年轻时以教师生涯为背景的那些作品，情文并茂，技巧又娴熟，在当时曾引起很多人关注，其中有些片段，我至今尚能背得出来，像形容学生课余劳动的成果——所种青菜长势的：“就象绿色的倒立的喇叭/她们自己也在欢呼哪”；刻画老师下课放学后寂寞感觉的：“独自一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教室里/在教室最后一个座位上/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爱怜/呆呆地看着这一切，陷入沉思”；还有有关学校与学生关系那个精采的比喻：“学生像流水/校园像车站”。应该说，当初如按这样的路子走下去，完全有可能在诗坛上取得相当成就。但后来繁忙的本职与特殊岗位工作和家庭负累，需要他用全力来对付，以至只能将不多的一点业余时间用在创作上，原本很好的势头，也逐渐缓慢下来。诗集后面部分年份的诗，与前作相比，诗艺进展上似乎并不怎么明显，估计就是出于上述原因。这是相当可惜的事情，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些年在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如讲课、交流、诗会研讨会之类，我时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才华横溢，一度引人注目、成名后罢手不写改行去做另外事情的诗人，跟一个长年默默无闻地写作，一生不改初衷，真实地记录着生活与情感，成绩平平或中平的诗人之间，如果从艺术本上来考察，究竟哪一个人更接近于真正的诗歌，更无愧于诗人的风雅称号，我以为应该是后者。君不见高高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诗人作家，大多为步履维艰、神采不减的老者？因为文学既是作者对人生与世界的重新构建，那肯定得是一辈子的事情，至于其间各人的际遇、悟性，水平高低，成就大小，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此意义上说，俞玉梁的诗歌，除了他本身艺术上的特色，还有着人生价值方面的某种启迪，打个比方的话，犹如一种复杂的时间衍生物，生活的意义，世俗的悲欢，日常情景背后蕴含的哲思，机械复制时代生命真切的呼吸，在内心密密交织，百转千迴。或许，他眼下面临的问题，只是怎样通过新的语言和技巧来把它们写出来罢了。这一点，凭着多年来对他才华的了解，我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最终会得到解决。

2007.10.13日

(柯平：作家，诗人。祖籍宁波奉化，现居湖州，湖州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作品集有《城市四重奏》(四人合集)、《历史与风景》、《诗人毛泽东》、《写给小白的71首情诗》、《文化浙江》、《诗话浙江》、《阴阳脸》、《素食者言》及《飘飘欲仙》等“重读李渔丛书”多种书稿。曾获《萌芽》创作奖、《人民文学》散文奖、《青年文学》散文奖、首届中国艾青诗歌节“茶花杯”诗歌大奖等。中国南方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其为代表的的生活流派诗风靡大江南北，作品入选四十多种重要选集。)

生命的大爱

——读俞玉梁的诗

李广德

我在读俞玉梁的诗。外面的秋风吹得树叶瑟瑟颤抖。我的心里却温暖如春，因为有诗的惠风在迎面吹拂。

过去，我也读到过俞玉梁的一些诗作，但是集中地、比较多地是从网下读到的。今天下午，他告诉我，有40首诗选在他的博客里，让我去看看。

于是，此时，子夜时分，我进入了 he 营造的诗的天地。一首一首地读下去，诗人对生命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世人的爱，对诗歌的爱……如同潺潺的春水，和春风一起流进了我的心中，激起一圈圈涟漪，一朵朵水花，哦，还有一阵阵鸽哨的声响……

有爱才能写诗。然而，这个爱蕴涵着怎样的内容呢？

我从俞玉梁的诗作里获得了进一步的启发。

爱生命啊，那最鲜活的生命就是他讴歌的学生：那呈上检讨书的“一尊弓背耷头的惶恐”，那“天使般声音”的“蜜蜂”，“放飞的季节”里那“腾入蓝天”的“一群群鸽子”……

爱生命啊，动植物也成了诗人爱的对象：他问青蛙“你们在高声、反复吟唱哪一首田园长诗呢？”燕子成了“一个恋爱的孩子”，“一个注重情意的人”；他唱茶叶，是“两瓣天真的心/那么单纯，小嘴句句真……/真诚最动人”……

爱生命啊，连非人类、非动植物的那些生活用品也成了生命体，在诗人的心里，万类都生意蓬勃，生机盎然。如夜夜陪伴他看书，“从不眨一眨眼睛”的台灯，他问台灯“要不要也配一副眼镜？”那“一条金黄的小麦辫/谦逊地爬了一圈又一圈/爬成一小块荫凉/献给劳作的人们”的草帽……

爱生命啊，爱他人的生命，非同类的生命，也同时爱自我的生命。我看到，玉梁的诗里跳动着诗人欢快的身影：放学后，他独坐教室里，“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爱怜”，“暮色”“伸出他宽厚的手掌”“按着他的肩膀”，给他“一个柔情的抚慰”；他“一如老农撑锄小憩”，在“静静打量埋头练习的学生”……

诗人个体的生命承载着个体的爱。没有个体这个载体，哪里还有诗人的爱呢？

然而，生命不是飘忽在天空的幽灵。生命是忙碌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只只小蜜蜂。

爱生命，爱生活，爱世人，才爱读诗，爱写诗，而读诗、写诗正是诗人生命的一部分，是诗人的生存方式，不读诗，不写诗，也就没诗人的生命，也就没有诗人了。不是吗？

诗人，以生命的大爱歌唱大爱的生命吧！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时，最后一刻，最后一分，最后一秒……

2007年10月31日于勤业书斋

(李广德：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九三学社社员。1935年12月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54年7月毕业于杭州农校茶科，历任勘测队员、南浔中学语文教师，湖州师专中文科副主任、《湖州师专学报》编辑部主任及主编，湖州师院新闻传播与写作研究所所长、中国写作学会高师写作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委员，浙江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文学学会会长等。是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协会员，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协会员。以理论、散文、传记创作为主。1956年12月发表组诗《开发新安江》，1957年入杭州大学中文系，为杭大校园诗人之一。1960年在诗刊发表诗作。以后又有诗作刊发《萌芽》“青春的火焰”。其后，时有诗作、诗评发表。诗作入选《1976--2006浙江诗典》。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有《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徐迟的婚恋》及《高师写作教程》、《E时代的电脑与网络写作》等写作学研究教材多种。个人业绩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作家大辞典》等。)

《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序

厉创平

玉梁来电告诉我，准备将他写的两千余首诗结集出版，我很为之高兴，心想湖州诗坛又多了一部力作。在他出差深圳之前，风风火火地将一叠诗稿送来，邀我为之作序。

我与玉梁相识较早，他为人热情真诚，诗人气质很浓。他出第一部诗集《四季雪》的时候，我在湖州电大工作，他在练市一所中学任教。他给我送来一本诗集，我一口气读完以后，就匆匆给他一封信，谈了我读后的感想。他的诗，质朴清新，有感而发，有真情有意趣有理趣，回味无穷。这次读了他几乎全部诗作，印象更深刻了。

玉梁与诗，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师专时期、埭溪时期、练市时期还是湖州时期，虽然间有中止，内心却一直与诗为伴，爱诗离不开诗。诗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学习再忙，工作再累，总会在学习工作中产生好诗。生活中碰到的万事万物，经过他的观察体验，都能入诗。他善于从细微处见精神、见深沉，在平凡的事物中开发诗情、意趣。我们读他的诗，有的诗像雨中剪来的鲜花，散发着带露的芬香；有的诗像挖来的块根，可以充饥、入药；有的却又像树干，可以作柴烧做屋梁……生活有多少广阔，心灵有多少高远，诗歌就有多少空间、辽阔、深远。

玉梁诗的最大特色，是“真”：真情真感真性情。他不会矫揉造作，不会无病呻吟，只有当生活中的事物触动了他的诗的神经，让他感动让他激动让他思考并有所领悟的时候，才会产生诗。诗中抒发的情感，情真意切，读后便能产生共鸣。在教育篇中，劳动课上栽的青菜，讲台上的一根教鞭，都传递着尊师爱生的真情实感。在爱情篇中，无论是对“短暂的分离”的希冀，还是在大门外转过身去，为了“不想马上给你一双炽热的眼睛”，都抒发了爱情的真挚和温馨。有人说：“事业无须惊天动地，有成就行；朋友无须如膝如漆，知心就行；金钱无须取之不尽，够用就行；身体无须长命百岁，健康就行；爱情无须死去活来，温馨就行。”在玉梁的爱情诗中，就不去写“死去活来”，却演绎了爱情的温馨：“在爱中，用心去换一颗心/用火，烛照另一丛火！”在综合篇中，无论是写不结果又没有香气的樱花，只为能“愉悦自己，明媚世界”，还是在《新稻的香味》中，写“丰收不仅以果实来饱暖你的身体/她还用色彩、香味来愉悦你们！”其实这都真实地再现了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

除了“真”，玉梁的诗给人以回味。是的，只有真正对生活进行一番挖掘、思考，对诗歌艺术进行一番推敲、探索，真正有所发现，写出来的诗才值得一看，才能有回味。例如《石匠》：

从那边走来一个石匠
手提着一把竹片柄铁锤
走到一块石头旁边
稳稳地站定了身子

四周看了一下，那么漫不经心
吐一口唾沫，抡起了铁锤
我以为他要猛力地砸下去了
不料想他连铁锤都没有抡圆

叮——叮，叮——叮
半抡的铁锤匀时地敲着石块
仿佛是母亲在拍着将睡的孩子
轻轻，轻轻……

但是奇迹终于出现了
铁疙瘩一般的石头裂开了细小的缝隙
哗啦啦地一声欢呼啊，
剥开的纹石花瓣样纷纷拜倒在石匠的脚边……

初看，这首诗写石匠技艺的圆熟，即使顽石也用不到重锤。再看又觉得事物都有规律性，掌握了这个规

律性，就能驾轻就熟，事半功倍。要是结合诗人当时教育工作的实际，则又让我们领悟到春风化雨式的教育工作更见效。一首小诗，能给人以这样的阅读空间，这样耐人寻味，可见作者的用心良苦。

质朴的形式，清新的文字，可以说这是玉梁诗歌的艺术追求。玉梁的诗，不堆砌华丽的辞藻，不卖弄所谓的技巧，而是以朴实无华的词句追求深邃的意境。他的诗写得通俗易懂。例如《杨柳（续）》：

向上向上 万木生长
兄长们一个个要做栋梁
参天入云
枝枝条条都恨不能变成翅膀
腾空而去 远走高飞

母亲可该寂寞了吧
都走了这可怎么行啊

小幺女
长着一颗感恩、细腻的心
向下向下
我可得去看看我们的大地、树根
陪伴、慰藉固守家园的母亲
还以舞娱亲（婀娜舒展）最懂孝顺

头静静低垂 尽量向大地俯身 靠近：
倾听母亲的心声、叨叨絮语
还是玉手纤纤 春阳暖熙
欲为慈亲挠痒搔背？

言简意赅，但平实的词语后边，却蕴含着深刻的内容。可以这样说，玉梁的诗一般初高中生都能看懂都有所悟，但经过沧桑的人理解更深。三十岁时觉得这诗不错，五十岁时觉得真不错，六七十岁时看了还有新的领悟。诗人追求质朴，又力求做到有回味，这就产生了以上的艺术效果。

玉梁写诗，很勤奋，很执着。有时勤奋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有些诗甚至是在凌晨三四点钟我们熟睡的时候写就的。执着于近三十年来一直在写诗，从未歇息。他称自己的诗为“日记诗”，像每天写日记一样，从未停止写作。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能持之以恒，几十年如一日地学诗写诗，他肯定能成功的。

我这里尚未考虑停当，印刷厂催着要排版。由于时间关系，未能深思熟虑。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作为序。

2007. 10. 21湖州

（厉创平：笔名厉平，中国写作学会会员，浙江省写作学会理事，省作协委员，湖州市作协主席。196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学语文教师、副校长、电大分校校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室主任、市人大常委会、人大教科文卫民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业余从事文艺理论、文艺学研究，出版有《文艺学论稿》、《论幽默》等专著。）

诗花开在石板小径旁

——诗集《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增订本）序

周孟贤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一点不假。读玉梁的文章，会读到满脸笑容、憨厚质朴的他；看玉梁的诗作，会看到率性率真、充满活力的他。

说真的，我常常（在读玉梁的诗文时）会情不自禁笑起来，他的那些童趣、那些直率和那些思考一股

脑儿搅拌在一起——激荡着我的心灵，我想这正是一个文人不同于他人的特征，也是一种可贵的特质。不是吗？倘若一个人已经十分世俗了、工于心计了、老于世故了、精于谋略了，能对生活能对文学怀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吗？能激起创作冲动吗？能写出感人的（好）作品吗？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应该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永远保持稚嫩，谓之“生”。当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仅具备“生”，企望写出好作品，还是不可能的。还需要“熟”，即成熟的思想（思考力）。不然，写出的作品只能是平庸的，没有见解、没有思想的。反观玉梁的作品，“生”与“熟”包裹在一起，如果说细一点，“生”的成分比“熟”的成分多了一点（所以，他的作品和人一样显得十分年轻）。记得我在20多年前在一所大学的诗歌讲座上说过：也许一个真正的诗人，一方面他是稚嫩的、天真的，一方面又是冷峻的、深刻的；当他面对生活（或置身生活时），如果没有前面，他很难进入生活感悟生活；如果没有后者，他不会写出具有思想冲击力的、深刻的，甚至伟大的作品。是吗？

每每打开玉梁已出版的诗歌、散文集，我觉得他这个人人品好、作品好；每每掩卷，我会因他的出生地产生一种想法：他是湖州笔都含山人，他一直以来是以一支笔的形态而生活着、书写着，且那么认真、那么勤奋：他已写了1430多首诗（不含日记中的诗作），他除了几本集子以外，还写了100余篇小说，100余篇杂记随笔，10余个电影、戏剧作品，300余首古诗，他还得到不少奖项，歌词被收入立体声磁带，诗作被收入《诗刊》优秀作品集……由此可见，他写作多么勤奋！“勤奋”之外，还说明他思维的活跃、才情的多种。

回想7年前他赠我的第二本诗集——当我看到书名《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充满诗意！充满生活气息！充满美感！心中默语之后，很想徜徉在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上，领略乡村风光，饱览水乡风景，体味民风民俗，很想飞来一只玲珑的小鸟或飞来一只金色的蜜蜂，引领我进入玉梁劳作过的田地和生活过的村庄，也引领我进入玉梁精神的隧道和思想的天空——今天的我，在回望那石板小径的瞬间，突然想到我的格言：“路在延伸的时候，小草追踪而去。”但仔细察看，玉梁用诗句铺就的小径旁却不是小草，而是夹竹桃花！不，是一朵朵妍丽的诗花！

真是满目皆诗花。

真是醉眼看诗花。

首先跳入我眼帘的是2007年《浙江日报》“钱塘江·春节特刊”副刊上的《春天物语》那组诗，深感诗作联想新奇、语言明快、意象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我站在《春雨》中，浑身上下畅快淋漓，每个毛孔都感到春之小嘴的亲吻和春之小脚的轻踮，她们要踮向何处？诗人这样写道：

她们“似乎匆匆赶集/是赶春天的一场约会/要布置红花、绿叶的嫁妆和喜筵/捎带着也唤醒了溪流/擦亮了湖泊的眼睛”

多么新颖，多么出挑！这样想，这样写，非常独特！

再看下面一首。“蛙鸣”这一现象，在春天我们常见，也常听见，如果写起来不落俗套，决非易事。现在，让我们看看玉梁笔下的《蛙鸣》，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开首句后面，诗人这样叩问：

“此刻，你们在/高声、反复吟唱的/哪一首田园长诗呢/真是些勤奋的学生/老师也不在/还这么认真（满池塘没有一个偷懒的）/有板有眼正腔圆/此起彼伏 吟唱不已……”

说叩问，其实也是在调侃，在幽一个“默”，且诗句中打着曾经是个“教坛新秀”中学语文老师的烙印，这些蛙在玉梁眼里也是些（学生）娃，那池塘恰似课堂，读之，明快且新鲜，有趣且准确。

在《燕子》一诗中，诗人称赞燕子是“一个恋家的孩子/一个注重情义的人”，接着与燕子对话（实乃作者一人的答问）：

“嗯，衣服是比你父母的新了/蓝上衣颜色略微浅一点/口音还是没变，与你父母一模一样/只是发音稍微嫩那么一点/啊，不不，用不着感谢我们的屋檐/你们能来我家做客是我们全家的荣幸……/有可能也给你们父母带个口讯/请他们来看看我们/故地重游 滋味醇着呢！”

写得很有情趣，很有人情味，读着这些有着农家深情的诗句，让我触摸到诗人那颗炽热跳动的心，那颗爱燕子实乃爱生活的心！真乃不错！殊不知明年春天到来时，屋檐上哪一只将被诗人写进“燕”诗里？

走笔至此，我漫步在夹竹桃花开满石板的小径上，仍不时地呼吸着花的芬芳，不时地回望着风中摇曳的诗花。我看到了一朵特别艳丽的花，她的名字叫《茶叶赋》。此诗长达120行，收入2007年《诗刊》社“春天送你一首诗”的优秀作品集中。当我细读这首诗时，脑海中便出现一片茶园，一丛丛嫩芽，随后便出现杯中的茶叶婀娜着、玉立着，缕缕清香溢满厅堂！说实话，关于茶诗茶文太多太多了，这类题材似乎好写其实难写，玉梁能把茶诗写进《诗刊》汇编的集子里，实属不易！应当祝贺！这首长诗里面不少句子令我高兴，写得精彩！如：

“不是花/是春天阳雀初绽的嫩嘴” / “沉睡着来到你的家中/在热情的呵护下雀跃 温馨”

“杯口 一缕氤氲浮动/直欲追寻春山雨晨雾岚” / “蹀躞窗口 可是对岭上浮云的呼唤和追忆？”

“墙上 水墨画中的一星墨绿/可是她们今夜暂借的栖身之地？”

“两瓣天真的心/那么单纯 小嘴句句真”
“小 小也不怕/那么多的兄弟姐妹聚集紧”
“为了久远的芬芳/不惜先身枯萎”……

等等，等等，这些妙句不只说明玉梁有着对茶的独特观察和独特的感受，还有着对茶的开阔深远的联想，这种联想本身就是一种深度。深在何处？深就深在了深入了人、人生乃至人世间！我觉得上面提到的那句“杯口 一缕氤氲浮动/直欲追寻春山雨晨雾岚”（包括下面几句），与其说在写茶，不如说在写人！能写出此类句子，若没有生活经历，没有思考力，是绝对写不出的！

不止于此！

在玉梁的诗中，有些超短诗、哲理诗同样写得十分出色、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如《草帽》：

“一条金黄色的小麦辫
谦逊地爬了一圈又一圈
爬成一小块荫凉
献给劳作的人们”

这四句中，我尤其欣赏“爬成一小块荫凉”之句，此诗虽短小，但内含不浅。再如“西天火苗真旺”的《夕阳》，其中两句即“快收拾犁耙/引一蓬火到灶下”，这后一句，特别富有农家情趣。须知，多年前的农家还是烧灶头，待柴禾塞进灶膛，便划一根火柴。在诗人眼里，火柴（火机）可以省却，只需取火苗般的夕阳即可。想来，玉梁用夕阳点火——烧成的饭一定很香，满碗诗意吧！

另，那首《五月》也很出彩：“在平原 五月/是绿的涨潮期/那远远近近的村庄/是隐约浮沉的岛屿”，多么清新且又出奇，民居老屋在浓浓淡淡的绿浪中隐匿着、浮沉着，远远眺望极像岛屿！好！好的诗句还有，如《椅子·凳子》一诗，朴实而真挚的句子让人感动，诗人感叹：“父母在/就像坐在椅子上/疲惫了 不妨向后靠去/松了一口气 舒心 踏实/四平八稳/哪怕像个孩子”。“父母走了（不在了）就像坐在方凳上（骨牌凳）/……也不敢往后靠啊（空空荡荡）/心里明白 如今又到哪里去找我的椅背呢？”诗人用两只凳子抒写父母在与不在人世的内心情绪，很朴实，很到位，很准确！一个人哪怕活到100岁，也希望父母这把“椅子”在，在，心理上就可以靠呀！在《无题》一诗中，我不能不提的是最后两句，即“只是在记忆的拐弯处蓦然撞往事/想到少年的痴心连我自己也为之动情深深……”。就这两句，我们便真切地感到诗人走在恋人家的乡路上，“怀揣着一个笨拙的借口”，欲说又止，十分腼腆；之后，呆呆地坐船回家，默默地倚着斜阳伤心不已……就这两句，我们有理由相信，玉梁对爱是非常真诚执著！正因为爱得太真太深，才会伤心，才会在记忆的拐弯处，一颗心蓦然撞往事！关于爱（情），我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爱情诗集《囚禁你 特赦你》的“后记”中说道：“爱的花朵最易开放亦最易凋谢”，“爱能掐死一颗心，也能复活一颗心”和“爱是世界上参战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通常的情况是：活着伤亡”，是吗？

再说玉梁。

玉梁诗作的特点非常鲜明、即真切、朴实、自然。可贵的是，每一首诗中都有一个“我”，都流露出真情，不少诗句还充满了思考力，还夹杂着调侃、幽默的意味。此外，我还要说的是，诗人诗作中的意象非常鲜明。我们知道，意象不只是我国古代诗学的重要命题，也是传统抒情文学重要的审美范畴。不妨看看中国诗词中的意象，我们会发现那是作者在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意中之象”。那么“意”是什么呢？“意”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概念，在六朝文论中开始流行。古汉语中的“意”义域范畴很广，它主要指人的心灵活动的内容或精神，不同的情感决定着“意”的内涵与深度，诗人在创构的意象中，情意是意象的核心和灵魂。有了情意，物象才有生气和魅力。如用这些话来比照玉梁的诗作，我们会看到诗中的物象所以那么地富有生气富有魅力，是因为诗人有着饱满深厚、热情滚烫的情意！

最后，我想说一句老话：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仅此一点，就说明要写好一首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难度是很大的。但我相信，我的潜质很大的、生气勃勃的诗友——与我深交近20年的玉梁小弟只要继续刻苦勤奋，只要努力学习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和优秀作品，只要注意语言的凝炼，注意诗句不要太口语化、散文化，一定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佳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一定会得到缪斯的邀约——在诗的殿堂朗诵自己的诗作！

2007年9月18日于陋室

（周孟贤：著名诗人，1944年生，湖州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湖畔诗社理事、湖州市作协副主席、《湖州日报》原副刊编辑。已出版抒情长诗集《海上追月》、散文诗集《冰山雪莲》、短诗集《囚禁你 特赦你》、格言体诗集《周孟贤哲思妙语集》、抒情长短诗集《夜行者叩问》、抒情长诗集《大鸟引我溯长江》（荣获浙江文学奖）、《周孟贤抒情长诗选》等，诗歌与散文获全国奖数十次，素有“忧患诗人”之称。艺术成就已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部名人词典。）

读诗六章

杨静龙

·玉梁的诗有鲜活的形象。我不知道形象是否诗歌的必然要求，但每读一诗，眼前总跳动一些抹不去的形象，肯定是一种美好的事情。

·我也当过中学老师，还当了几年校长。每年七月，师生们纷纷离校的时候，都让我备尝伤感滋味。但是，九月很快就来了。玉梁的小诗《七月·九月》，让我在诗意的阅读中，再次品领了那个滋味。“七月是我们放风的季节/看着一群群鸽子腾入蓝天，渐渐消失/不免有些伤感……”

·玉梁的许多诗，仿佛一幅小品，或者一张速写。

·我不懂诗，虽然也写过不少小说散文，但于诗歌确实外行。就说几句外行话：玉梁有些诗太直太满了，失去了诗歌应有的张力；有些诗，“非诗语言”多了些。

·比较那些长诗而言，我更喜欢玉梁的短章；在那里，我听到了诗人充满灵性的思绪流动。

·在有限的几次接触中，我深切地感知到作者对诗歌的热爱，对写作的执着。在我看来，这正是玉梁对生活的一种真挚姿态。

2007年10月29日于阳光城嘉禾苑

（杨静龙：浙江宁波人，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中学校长、县教委人事科长、县文联副主席等。现在浙江省湖州市文联供职。在《当代》、《钟山》、《青年文学》、《小说家》、《电视电影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数十篇，在《文学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美文》等报刊发表散文近百万字，曾获浙江省第七届优秀文学作品奖，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白色棕榈》、《DIY时代的一次出行》等，系中国作协会员。）

在星空间闪耀的街灯

——读俞玉梁的诗集

马雪枫

国庆期间又一次读俞玉梁的诗。清新质朴的生命精神，让我血液再度行进在江南的田野；空谷流风的语言旋律，伴我感觉着曾经教师生涯的阳光神圣。真是：清泉石上流，心潜回少年。

我被其诗中原生态的丰富细节，感动着。

讲台，静静地站在一角/站成谦逊的风度，生活的位置/清贫、朴素、宁静的教师生涯呵/此刻，一束鲜红的问候/散发着九月淡淡的温馨……

（《题首届教师节纪念邮票》）

在《教鞭吟》中，诗句以畅达的姿态连续拳击着，拳击着一个曾经从教十八年的我。

竖起来，是擎天云柱/横倒去，蜿蜒千里飞架五湖四海；/即使用泥土将它掩埋，/也会如夸父之杖，化作天涯桃林灿灿烂烂/我握着人民授予的神鞭/为共和国的建设快马加鞭

复杂的情感跟随诗句潜入我生命的深处，想起曾教过的同学们和那些远如旧梦的激情与梦想……

我不由得起身望窗外长安街延长线的街灯，它们默默地沿着街边走，走向遥远的天的边际……在自身的行进中，它们照亮行人，指点车流，辉映星空。

俞玉梁的诗，一首首的诗，如同百里长安街旁的一盏盏并不起眼的灯，它真实的魅力凝聚在连缀的恒力之中！

我崇敬荡漾诗意的人们并畅想飞舞诗意的生活，认为诗对人类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诗的力量会让我们与一般的动物生存态渐行渐远。当我们的生活真的没了诗会如何？难以想象。

我们湖州的土壤，就是诗的土壤。年年代代滋养了无可计量的，在本土文化中有永恒意义的诗人。这些诗人们既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又活在我们的现实中。

诗人是透明的，昂扬的！他们力图纯净地诠释自己对生命的感受，无论眷恋还是绝望。我一直深深地敬重他们，远远地想着他们的背影，呼吸着他们从灵魂迸发而飘扬出的诗意。。

我窃思，每人都有可能存在编织梦想的诗意。只是因为诗人最真实的敌人是世俗，当诗人的肉体在大地上无奈地匍匐前进时，而他们的灵魂却在无垠的天空激荡飞舞……为了保持真实的自己，诗人会比一般的人有更多丰富经历和灵肉挣扎。

所以，一般人编织梦想的诗意，在现实面前，有的在燃烧，有的被浇灭；有的燃烧后变为灰烬，有的被浇灭后留一星在心底偶然蠕动；有的死灰复燃后又浇灭，在不断地循环中……

我对诗的认识是浅薄的，但并不妨碍我对有生命力量诗歌的热爱和对诗人的敬畏。于我而言，读诗在我生命中的价值：与惊涛骇浪搏击前，大口喝的，壮胆的酒。

我也看到，有些写诗的人，并没有成为生命意义上的诗人；而有些人，无论写不写诗，无论写过多少诗，一生就生活在诗中，是个真正的诗人。

俞玉梁以自己的纯净与执著，清醒与天真……在//诗的//天上//人间//心血交织//灵魂栖息。他的诗是江南大自然中闪烁清丽光芒的街灯，诗白天，静静观望人间；诗黑夜，悄悄辉映星空。他的生命因为这些诗的存在，而更有色彩，更有力量，更有意义。俞玉梁是真正的有生命意义的诗人！

写于2007年·国庆节·北京

（马雪枫：国家一级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湖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南太湖》杂志主编，出版长篇小说《影》、《苦魂》、《恍若生命》（选载）、长篇报告文字《赤子之心》（合作）、《长路当歌》、《中国子弟兵》，中短篇小说集《阴阳婚》等。）

享受诗歌

——读玉梁诗作

茹 菇

与玉梁君始识于太湖南岸某古镇的一次诗歌研讨会，那时他初为人师，是一位英姿勃发、求诗若渴的文学青年。二十余年一晃而过，如今他果真成了一名颇有成就的青年诗人，作品散见于诸多报刊杂志，且频频获奖，并被收入多种书籍。前不久得知其诗歌合集又要付梓出版，真打心眼儿为他高兴。

玉梁君天资聪颖，是一位有思想，多见识，富情趣的年轻诗人。也许由于他的诗歌之舟启航于高等学府及后来的古镇那所美丽的校园，其作品一开始便浸润有令人羡慕的童真与朝气，许多诗简直可与缤纷艳丽的花朵媲美。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增进，他的诗作也与时俱进和日臻完善。读他的诗，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有一种超然物外之感，若用“清纯淡雅，质朴自然，飘逸俊秀，空灵洒脱”来形容其诗作也不为过。我敢猜测，玉梁君写诗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心灵宣泄，甚至是一种超乎现实的精神享受，所以他的诗给人以信手拈来之感，毫无雕琢之虞。但如果真要细细品味，也不尽是些随意之作，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巧妙构思后阵痛分娩的健美诗婴。也只有经过锤炼和打磨而成型的金石玉器，才会如此晶莹剔透、熠熠生辉，让人爱不释手。

玉梁君富有才华，且正值有为之年，诗思的成熟与升华，其伴随而至的，必将是一个属于他的诗歌之秋，衷心祝愿他在诗的王国里继续自由自在地翱翔，快乐地吟唱，享受诗歌带来的幸福与陶醉。

2007. 10. 22日于湖州

（茹 菇：1937年生，1955年师范毕业，初为人师，后当干部，再做记者。中国作协会员，《湖州日报》原副刊编辑。有诗集《翠绿的乡情》、《多味的城市》、《诗醉浔溪》等。《二狗子乔迁》一诗曾获《诗刊》全国诗赛一等奖。）

我很喜欢俞玉梁的诗

余方德

我很喜欢俞玉梁的诗，神情并茂。比如他写《母亲》：“冬日里好太阳/我和母亲坐屋廊/我一本新书看人神/妈坐在一旁缝衣裳/啊呀，书页哗哗响/针线丝丝长”“搬过椅子靠近妈/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做人/今日里我要给妈妈讲远方……/冬日里，好太阳/母与子屋檐下面拉家常/噢呀呀，絮语长……”读完这心香一瓣，眼前浮现的是母子情深的一幅水墨画。

我很喜欢俞玉梁的诗，质朴凄美。比如他写：《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只是花开花落/那些被称为学生的鸟儿们/一批又一批地扑啦啦高飞远逝/我也渐渐老去……/每当晚风拂过我满首白发/在我眼前便总是晃动着一片洁白美丽芬芳的往事/成为我晚年最可把握的最温馨的慰藉”。借喻夹竹桃花，避开桃李满天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位老年教师的复杂内心。

我很喜欢俞玉梁的诗，内涵丰富。比如他写了他的故乡湖州的许多诗，除感情真挚外，都挺有内涵，一首《杨柳》（续），两种思绪：“向上向上，万木生长/兄长们一个个要做栋梁/参天入云/枝枝条条，都恨不能变成翅膀”；“向下向下/长着一颗感恩细腻的心/我可得去看看我们的大地/陪伴、慰藉固守家园的母亲。”正如作者本人所言：“吃透现实而又不泯理想，才有可能开出深深扎根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瑰丽的艺术奇葩。”

我很喜欢俞玉梁的诗，他没有现代派的朦胧，抽象派的呓语，后现代派的疯狂，却比喻新奇，语言精美、意境如画，清冽如雨……有些诗词和语句，还挺有哲理性。如果再提炼提炼，修改修改，诗味兴许就足了！他的诗正如他的诗句：“头顶迷人的光圈，笑意吟吟，经久弥新……”

（余方德：1943年生，作家，研究员。长期从事新闻、文学和史志研究工作，曾担任湖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等。出版长篇小说《西北王胡宗南》、《死亡之约》、《北平行动》、《大上海手枪队》和散文集《远方的风景》等；中篇小说《远方有个女儿国》、《永远的誓约》等40多部，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近200篇。主编《湖州市志》、《湖州名村志》、《湖州掌故集》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州市作协副主席。）

一路人生一路歌

嵇发根

俞玉梁先生要我为其诗歌总集写点“序”一类文字，如此情面岂可驳焉。实不敢为而为之，是不懂新诗之故。“五四”以来，新诗歌已脱原臼，另辟途径，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并列于小说、散文。古风、唐诗、宋词、元曲依旧顽固地占着“原臼”不动，说明中华传统诗词不可随便易体！（虽说此后几尽匿迹，但20世纪80年代再兴后，至今已成蓬勃之势，足见其生命之顽，之强，不可改弦更张！）于是，窃以为：新诗歌运动只是成全一种新文体成长，而并不在于诗体本身；或曰：从中华诗歌脱臼而出的新诗歌，已是一种独立文体，已非传统意义上古风、唐诗、宋词、元曲、赋一类“韵文”。然则，从旧体诗词“原臼”走出又朝前进行至今，新诗歌其血液本出于娘胎，其形式、内容必带有“原臼”印记。换言之，新诗歌与旧体诗同源，其源头同样是中华诗歌之滥觞。只不过，新诗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后，以大势汇流，独陈于“原臼”之外，终成汪洋。我如此“窃以为”，想必不致以成为大谬，但还是希望新诗人们见谅。

人之为事，很少有终其一生者。（当然，此所谓“事”非指所从事职业，而是职业外爱好与兴趣。）比如写新诗，或者旧体诗词，或者小说、散文之类，能坚持一生而不懈者，甚少。尤其当今之世，浮躁充斥于实际，都不会去做写作这种“蚀本”生意。俞玉梁先生13岁在油印《宏建战报》上刊登第一首新诗《乘凉故事会》，之后便未曾停歇，至今35今年头，且还将不断写下去，（自然还写作小说、散文等其它文体，）这就应和“用生命写作”那句话，生命与写作共存，写作伴随生命前行。但此类人如今还多吗？“多乎者，不多也！”已

成孔乙己碟中几粒“茴香豆”了。

正惟其少，才显其珍贵。也许，人皆以为傻；或者，敬而不慕；又或者，视之以不屑。如此等等，都正常。然社会、历史自会善待之，只要小有成绩，就能留下一笔。当然，作歌写文，尤其诗歌，更重要者乃是心灵情感抒发与宣泄。在这一点上，新诗歌与旧体诗词，可谓相通。

读俞玉梁先生诗歌，总能读出些意味来。说“情在诗中”或“意在诗外”，皆可。写石匠挥锤，“仿佛是母亲在拍着将睡的孩子”，可是“铁疙瘩一般的石头裂成了碎片”，这是宣泄着哲理。写新竹“千头簇动/万羽振瑟/山，春天万物萌动的山/会不会飞起来呢”，这是渭泄着想象：是“羽化飞去？振羽仙去”？写瀑布则是“以身相殉”，“把自己全部交出去，义无反顾，不容犹豫/一次又一次（跌倒了再爬起，跌倒了再爬起）”，“人生就是奉献/不留余地/……”这是宣泄着精神，任人说“什么，一路欢歌/叹为观止？”瀑布则回答：“谢谢抬举！愧对、谬托知己”，如此等等，便是诗情。那是心声呐喊，那是意境借托，许是“诗眼”吧？这与年轻无关，年愈长则愈见其浓烈！

俞玉梁先生集35年作品，“一网打尽”所作两千余首新诗歌蔚为大观，非单纯意在“作为私人纪念性质的家藏册子”，给自己留下“雪泥鸿爪”，此举，既是总结，又是鞭策，更为继续写下去。

（茗上归客嵇发根丁亥深秋草于碧潮苑寓所）

（嵇发根：研究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市作协理事，诗词学会会长，方志工作者。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杂文、诗词，已发表作品数百万字以上。）

一个抒情时代的抒情诗人

李 浔

我和俞玉梁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湖州师院中文系的学生，当时他作为文学爱好者，经常捧着一叠文学名著在校内与文友探讨对中国小说、诗歌的看法。那种对文学的痴迷，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叫人值得怀念。

廿年过去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文学热到上网热，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一代人，尽管还年轻，但要紧紧跟上这个时代都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十多年来，俞玉梁似乎没变，他的微笑还是这样朴素真实。从乡村教师到湖州广电报的记者，他变了许多工作岗位，但不变的却是对诗歌的热爱。

记得还是在1993年，俞玉梁当时在练市镇的一所中学里教书，他的学生突然发现，他们的笑咪咪的老师竟然是一位写了一本书的人。这本书就是《四季雪》，也是俞玉梁的第一本诗集。那些诗写得很纯也富有情趣。

七月是我们放飞的季节，/看着一群群鸽子腾入蓝天，渐渐消失，/不免会有些伤感。/好在一过八月进入九月，/便是迎接的开端，/又一批崭新的面孔涌现，/一下子将虚空的心库填满。

就这样开花开花开花，/三年一结果，/学生像流水，校园像车站，/相遇的每一天，都是缘。

（《七月·九月》）

充满感情的倾诉，一气呵成没有任何装腔作势，干净、简单，但能打动人心。

我和俞玉梁接触当中感到他是一位属于精神健康型的诗人，在他的诗中我始终没看到一句晦涩或无病呻吟的诗句。更多的是对生活的赞美。

最近，俞玉梁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开满夹竹桃花的石板小径》。这是一本俞玉梁写了近二十年诗歌的诗选，全书分五辑，有校园诗，爱情诗，故乡诗以及60几首古诗。

为了故乡的老母亲，/为了在母亲窗前播一片绿荫，存一片春意，/我收集牵牛花的种子，/将它撒播在母亲的窗前，/和家乡的篱笆靠在一起，/让牵牛花带去我的歉意，/用她的花朵为您添一丝笑意……

这些诗句摘自俞玉梁的《校园里，我收集着牵牛花的种子》一诗，这首诗是能代表他的一种创作倾向。

俞玉梁是一位勤奋的诗人，20年来，他一共写下了1430多首诗歌，100多篇小说和200多篇散文和杂论。还涉及了电影和戏剧创作。20年能写下那么多的作品，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文学的热爱。

我看了他的诗，感到俞玉梁是一个健康的歌唱者，他把生活中的快乐，甜蜜，以及美好的幻想都集中在他的笔下，用诗来平衡生活中的高低，调节生活中的心情，这是一个真正的快乐的诗人。

最后我还是让俞玉梁《新稻的香味》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我真爱闻新稻的香味

那是干草的香，

是果实的自豪的显示

那是大地母亲捧给劳动者的一杯醇酒

美醉了他们的脸，美醉了他们的心

丰收不仅以果实来饱暖你的身体

她还用色彩、香味来愉悦你们！

这就是俞玉梁的生活之道。这也是俞玉梁的抒情之道。这更是俞玉梁的写诗之道吧。

近年来，俞玉梁在诗歌创作中除了形象化抒情外，又增加了许多有场境的叙事化的成份。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诗除了抒情，更多的该表达对生活对政治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最终的目的是得到更多的共鸣。

（载《浙江城市广播电视报·湖州广播电视》2000年9月27日）

（李 浔：生于湖州南浔，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湖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副总监。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出版《独步爱情》、《内心的叶子》、《又见江南》、《春天的诺言》等5本诗集和一本中短篇小说集。诗作入选60多本选集，江南诗代表诗人之一。1989年省作协举办“李浔作品讨论会”，1991年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与其父李苏卿作为新老乡土诗人重要代表是诗坛一段佳话。）

美，是迷住我们的东西

——恭读珠林堂藏书楼主诗作40首

郑天枝（唯一的身份：朋友和诗友）

玉梁兄开博了，而且取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珠林堂藏书楼主，这是值得恭喜的事。近日，拜读了其博客上的40首诗，该是一道精神大餐；美妙的诗歌，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在其长篇巨著《尼采》中所谈的：“美是最直接提升我们，迷住我们的东西。”阅读后的愉悦，不敢独自享受，愿不揣冒昧，说出来和大家共享；也算是作为朋友和诗友的一份友谊的见证。

玉梁兄的这40首诗，由《教育篇》、《综合篇》、《爱情篇》三部分组成；从时间上划分，自1980年10月18日起至2007年5月9日止，跨度达28年。阅读这些诗，弥漫在诗中的语言，表现出来的生命自身的呼吸和姿态，使我感悟到除却诗歌概念、技巧与手法之外的另一种东西。真诚，该是诗歌的灵魂；幽默，恰似为诗歌插上了一双轻盈的翅膀；灵感，是真实存在的——只眷顾某一些人而已；勤奋，是收获季节最闪亮的银锄……这是我在玉梁兄诗中收获到的甜蜜的果实。

“听着这些天使般的声音/我觉得，我似乎养着一窝蜜蜂/我就像站在金色的油菜花丛中/四周，响着那醉心的嗡嗡，/呵，渐渐地，渐渐地，我的心/轻柔得像一片柳絮，被托举起来，/慢慢地降落在那一片芬芳深处……”（《美丽的天使》）

这是他在1984年写的一首教师诗，描写师生共同劳动，身处学生丛中的情景。我陶醉于这样的如诗如画的意境中。“天使”、“蜜蜂”、“油菜”、“柳絮”这些优美的意象，构成了一幅画，我随着他的描述，慢慢地走近“那一片芬芳深处”……这样的诗句、这样的画卷，在他的诗中常常出现，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诗歌的魅力，我们在接近美的同时，也得以超越自我本身。诗是纯洁的，是真善美的化身，如同爱，是净化世间一切的基本要素；诗，又是生命中的火焰，在晦暗的日子里照亮我们前行，并给我们温暖。

玉梁曾当过十多年的老师，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写过大量的教师诗，来记录人生中的这一非常重要的轨迹。像《独坐教室》一诗，写于1989年，今天阅读，仍能触摸到那时他的心情：

“这是乡村小学/是三月下午的向晚时分/我，一个青年教师/独自一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教室里/在教室最后一个座位上/心中涌动着一种莫名的爱怜/呆呆地看着这一切，陷入沉思

暮色渐渐浓重于我的身旁，老人样/伸出他宽厚的手掌/按着我的肩膀给我一个柔情的抚慰……”

读着这样的诗句，脑子里出现的是一幅宁静的画面：一个陷入“沉思”，且涌动着“爱怜”的青年教师的形象跃然纸上，他有些孤独，但他并不孤单，因为暮色正“伸出他宽厚的手掌/按着我的肩膀给我柔情的抚慰……”这样的意象是亲切的，也是真实可信的。我十分欣赏这样唯美的诗化的语言，犹如闻到了花朵的清香。

玉梁兄为人率真、热情、肝胆相照；为朋友也可以“两肋插刀”，这在诗中都有很好的体现。有的诗人自大，不可一世般的傲慢无礼，大有“舍我其谁”的臭架势；有的诗人“穷酸”，十里远就能闻到酸溜溜的味道……玉梁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我为数不多可以引为知己的诗友。诗人能成为知己很难，而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可以克服自身的缺陷，在与人的交往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当然，这是题外话，也可以说是有感而发。“诗如其人”，阅读玉梁的诗，我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玉梁是个十分勤奋的人，每有灵感显现，他都会及时地捕捉，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也让生命多了一份快感。“有了快感你就喊”，用在描述玉梁写诗的状态，还是比较妥贴的，不知玉梁是否认同。他的一些很美的诗句，大都是“灵光一现”：“学会缩小自己/甚至消失/学会沉默和微笑/学会恰如其分地称赞别人……”（《学会》）“夜夜陪我/从不眨一眨眼睛/亲爱的台灯啊/真难为你了/你的眼睛也损坏了吧/要不要也配一副眼镜？……”（《台灯》）“嗯，衣服是比父母的新了/蓝上衣颜色略微浅一点/口音 还是没变/哦 与你父母一模一样/只是发音稍微嫩那么一点……”（《燕子》）“捏着小手电/一闪一灭的/很懂得节约能源哩！//喂！夏夜的蒲扇丛里/故事可多啦/你也来听一个吧！……”（《萤火虫》）这些诗句，清新自然，充满童趣，也将哲思揉合在诗意之中。我注意到，他的一些小诗，有的写在枕边，有的写在沙发上；有的写于清晨，有的写于深更半夜。他的一些奇思妙想，让我们在享受美育的同时，不由得叹服他对事物的敏锐和细腻的观察与深思。

虽然爱情诗在这组诗中所占的份额不多，但还是可圈可点的。第一首诗，一开头就发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分离”，看似突兀，实则合情合理，因为作者给出了答案——因为有分离，就可以“每天给你写信”，就能够听到“滚动着邮车绿色的叮咛”；“短暂的分离/于我就是节日”……这使我想起了“审美疲劳”、“小别胜新婚”等一些新旧的话题。《无题——给远方》，是写给一位恋人的，我揣测，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恋情，虽然最终没有结果，但作者“在记忆的拐弯处蓦然撞倒往事”时，“想到少年的痴心”，“连我自己也为之动情深深”……后面的三首情诗，我断定也是纪念这段恋情的，写给刻在心中的“那个人”；“温柔更是一柄利器”，这是作者的亲身体会，我更相信，他曾无数次的挥舞着这柄利器，试图斩断那一段情感的流水，结果只能是“枉然”……这是我的想象，玉梁不曾向我“坦白”。

曾有人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篡改成“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它至少反映了目前的一种政治或生存的状态。在即将结束此文的时候，我想说点批评的话，相信玉梁是能够乐意敞开心襟的。玉梁的诗，明快、爽朗、简洁，意象和比喻都很好。但有的诗句过于直白，诗中经常用括号的形式加以注解，我以为没有必要；诗歌，要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你用括号注释，就等于束缚了读者再创造的翅膀——恕我直言。不知玉梁兄意下如何？

我知道，写诗的人，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一首好诗，更不要说流芳百世的不朽之作。然而，是诗歌让我们获得了相对的安宁；能在安宁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缘……愿我们永远与诗歌相伴，不弃不离，不改初衷——玉梁兄，你说好吗？……

2007年10月5日中午于湖州无名斋

（郑天枝：生于皖北，曾参军入伍，在南浔工作过，现在市公安系统工作。世界华文当代诗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市文联副秘书长。已出版《无怨的承诺》、《诗人的眼睛》、《缅怀岁月的激情》等7部诗集，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

卜算子慢

赠俞玉梁先生

曹培生

雨巷书社，诗音墨香，曾叹练溪小。潇洒词章，占尽质朴工巧。万般情，却赋振兴调。忆不尽，小桥流水，桃花三月初俏。